感義錄 [illegible]

[illegible]彙[illegible]目錄

卷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卷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倡善感義録目録

卷之一

孝子贇歸計　璡玉定佳緣

悍婦售禍心　亂子吐淫情

田焯青城山　招魂洞庭湖

桂亭各言志　蓮橋獨行義

君子迎淑女　妖妾詰去客

卷之二

慈悲觀去音　意氣郝御史

才子畫翠眉　閨女保紅點

驛店得烈士　仙洞訪丈人
白衣赴廣南　丹符破妖賊

卷之三

元戎拜皇詔　美人授匕首
義士逢好逑　孝子副至願
饗士錦官樓　策功文華殿
孝婦返舊堂　恨女成好緣
上沈夫人壽　報夏閣老德

倡善感義錄上

孝子賚歸計
雙玉定佳緣

大凡人生勿論男女貴賤必以忠孝為本至於友愛慈敬之心樂善行息之意一皆從斯而出也夫子孫昌大富貴榮樂者其福之所由來者遠矣故其立基也厚則雖危必安其立基也不厚則雖安必危此理之自然者也余近以痰火養病潛臥使婦人輩讀閭巷間諺書小說而聽之其中有

所謂寬感錄者其寬報相因憯憺酸骨然
爲善者必昌爲惡者必敗此廷以動人而
懲勸者矣若花將軍雲之死於太平府也
其妻郜氏赴節而從死之幼子眂〻水中
七日而不死豈非天也耶其說曰雲之七
世孫兵部尚書汝陽侯都事世宗皇帝嘉
靖十四年登科推選至刑部尚書內閣判
事二十三年以討破吉囊功榮勳封汝陽
侯公爲人方嚴峻整鍊達治体天子重之
其後又屢建大功進爵爲兵部尚書都察

院都御史提督陝西軍務事公之京第在
皇城萬歲橋之南而有三夫人工元沈氏
工部侍郎沈雍之女也次妃姚氏太子少
保姚璀之孫女也三妃鄭氏吏部尚書鄭
雍之女也沈氏能有言辭而內甚猜險其
子璿品格凡庸公不甚愛之鄭夫人莊靜
有淑德而姚夫人不幸早世臨終以一女
托於鄭夫人夫人保護教訓無異親生公
以是特敬重鄭夫人嘉靖二十三年春二
月公夢玉麟入懷是日鄭夫人生子額角

秀異啼聲洪亮公大奇愛之時公姊太常卿成琰妻早寡與公同居一宅而賢明剛毅治家有法度公事之一如嚴兄一以家事付之而其子儁亦有茂才公孜孜奬學焉沈氏以公愛鄭夫人之說而不愛巳子大發妬心而畏公及成夫人不敢動焉鄭夫人愛子長三四歲髧髧兩髦犀角豊盈慧語驚人英明流彩鄭夫人嘗讀孝經詩輒侍坐案側潛聽而默誦之亦頗解文義公嘗曰此吾之連城璧也因名曰珍字荆

王益加寵愛姚夫人女諱聘仙字太姜姿
性雅妙英悟公子與太姜小姐同習文墨
九歲已誦詩書論語藻思清壯意度雄遠
一日公退朝還入鄭夫人寢堂不脫朝衣
憂形於色夫人歛衽問曰相公有何不平
乎公太息良久曰皇上慈諒仁明而一自
嚴嵩秉政國事日非御史南標抗疏數宰
言不見採而身反投荒吾之所憂非獨爲
南標而已夫人聽畢落歎無言公子在傍
趍前跪告曰詩云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今

南御史指斥小人之過惡而不能自免此
正君子色斷舉笑之秋也公大驚執手顧
謂夫人曰此記此言實非晚生之所及也
夫人何福生此奇兒乎而已成夫人至公
將俄聞說話傳成夫人夫人撫公子背曰
此花門福星公即席與成夫人決歸計後
數日上表請骸骨辭意懇至上惜公才德
欲手詔勉留而嚴嵩素忌公勸上允請於
是以兵部尚書都御史陝西軍務訂綏以
汝陽侯敦篤特賜白銀文綺公詣闕謝恩

郎日舉家向紹興府是年公已行長子璘
婚禮娶刑部尚書林俊之孫女姿色雖不
能絶美而頗有悳性公喜之而璘甚不快
也公到紹興紹興即禹貢楊州之地也此
有山陰西有上虞雲門蘭諸之山鬱汙東
南曹娥之江鑑湖之水称天下名勝焉自
公先世已卜居于府東三十里越王城之
下蠡山為治引水成塘華搆入雲彩棟參
差珍樹佳木蔚然成行鶴唳青霄鹿遊金
堤公脫去覊絆倘然歸卧與西子一蜴露

言逍遥稱頤極心萬事如雲常曰吾晚年
安樂珍兒所賜也時沈氏處正堂聚星樓
成夫人處翠霞臺東邊壽仙樓鄭夫人處
之西邊雪梅臺林小姐處之疏影臺太姜
小姐居之公處百花軒使兩子處寒松亭
竹友堂而通翠亭爲成生書堂也明年三
月長子瑃年十四次子珍年十歲成生年
十九公與三人遊後園之賞春亭各賦七
絶二首三人應命製進公先見成生詩歎
賞曰沉厚温重固君子之文也次見瑃詩

忽愕然攘肱曰小子無狀已吾家矣瑤瑆遜亮冠下堂成生進曰一時應梓之詩易有得失凝武有不滿者盛教何至於此乎公曰吾々工拙非吾所責而儇薄浮淫之態溢於篇上此子將亂家耳因蹙眉不悅者久之及見孫詩怡然解顏和氣春溫其詩曰

睆柳髮鬖鬖綠影斜　元央蔚浴金塘水
和氣輕透小窗紗　蛺蝶難飛玉砌花
翠葉椋櫚長々亂毛　欄頭鸚鵡々傳春語

更將新架玉葡萄　侍女含香遍碧桃
公愛玩移時傳與成生曰此兒繞雖襁褓
而見識絕人今又詩才如此其天品可異
而兩篇皆有王公富貴之象已吾家者禧
也興吾家者孫也成生吟諷再三不覺斂
膝而敬服曰閑遠雅麗有大唐正始之音
而濃富清健有王仲初宮詞之意也公復
正色責禧曰吾門世以忠孝法度相傳持
心處性一以正道雖盃酒諧謔之間未嘗
有淫亂非禮之言矣汝今言志露於父兄

之前而其狂薄如此良可駭惋此後須改
心修行一動一靜皆學汝弟毋令花氏宗
族覆於汝手也瑃懇恐而退是夜告于沈
氏曰小子過蒙嬌愛荒嬉廢業不肖之責
固所甘心而今日大人過加嚴懲至以花
氏宗族覆於汝手為教為人子者寧不痛
心乎玲雖天才絕異動靜可觀而大人欲
令小子屈膝於孫而每事皆學天下寧有
兄學弟者哉沈氏聽罷勃然變色曰相公
元來盡惑於鄭家妖女及奸子玲久懷晋

獻公袁本初之心而未得機也今旣履霜
堅氷至矣吾寧碎首而死不忍見東海王
之累然屈首也自此沈氏與瑃公然怨鄭
夫人瘖痲唆牙又以太姜小姐養於鄭夫
人之故沈氏惡之成夫人知之深憂公子
小姐之平生焉如是過一二年林小姐見
瑃行止時戾言語無倫暇然溢肆曰君子
生長法門當知名敎而近或語逼倫常意
態不佳妾雖愚闇竊自寒心也且人生樂
有賢父兄令夫尊舅盛德至行成叔之純

孝克恭諸君子之所目見而熏炙者也古
人有言曰麻中之蓬不扶自直妾竇不料
君子之無行至此也曰以鄭尊姑太姒之
息小公子〻臧之節疑之於非所當疑之
地妾一聞此言恨不能洗耳也播猶不悛
此後林小姐自恨賦命之奇薄而痛所天
之無良遂潔身自守不與播慇懃以是久
而無子播大恚之公自閑居以來寓心山
水之間有時以孤帆短棹瀾若耶之波而
聽天姥之猿或感慨古跡歎謝安於東山

吊梅福於吳門不復以天下事爲心而每
讀古史至國家存亡之際君臣得失之間
未嘗不瘝慨沾衿也一日公使童子携短
琴小壺與二子登園北小岡舒嘯寄傲於
楓澗菊塍之上或撫激引酌或賦詩諷史
惚然忘歸忽見澗旁松樹下有一貴人以
綸巾野服瀟洒獨立公諦視其面即吏部
侍郎尹爀也公驚喜起拜問曰令兄胡爲
來此而久立無聲也侍郎笑而就席曰望
見天上仙童降於令兄之側眺玩躑躅耳

因執公子手而問曰此令兄之允郎耶公曰然侍郎又指成生及隣曰彼兩秀才無亦令兄之膝下否公曰一人則弟之豚兒而稍長者乃嫡兄成太常之子也侍郎曰太常無乃伯温耶公曰然侍郎乃引成生執手欷歔曰自別令尊倏已十九春秋矣青山玉樹之歎何曰可已也因與公叙別來寒暄侍郎慷慨嘻嗚曰自令兄去朝後朝廷事日益罔極弟亦奉身還鄉雖蹤跡粗安而每念王室自然流涕令兄之情懷

與弟何異公聽罷始知侍郎亦已休致因問曰山東距此千餘里不知仲晦緣何遠來耶侍郎曰欲周覽山水轉〻到此耳公乃與侍郎相携還而花軒進酒告飯從容良晤侍郎愛慕公子而繾綣不捨問公曰令郎已有定婚否公答曰未也侍郎大喜曰小弟年垂四十未有子女偶然一胎雙得男女今皆十二歲才兒殊不凡下爲其父母者思得佳耦以配之兒子則已與陳平仲之女定婚而女息則尚未得可意處

以是弟方周流天下廣求佳郎今日幸遇
令郎未忍相釋此殆天意也未知令兄果
無落落吾公欣然許之曰児子鬚髮漸長
而弟在僻處窮鄉欲求閨秀而未易得也
令兄不以小子為陋許之東床良為感幸
侍郎又執公子手而不勝欣喜忽復愀然
整襟太息曰小弟更有區區情懷或有可
垂矜吾迣者南子平赴岳州謫所全家為
水賊所死獨一女脫免弟収為養女今在
山東遙與小女相同而其才品德性雅古

淑女莫以過也公聽未半涕淚滌然曰子
平果逢危害也聖上因一嚴嵩枉殺直臣
老臣等忝居輔導使主過至此〻尤死罪
侍郎曰小女愛南女婆德又聆其事情不
忍相離常願同生同死此因可憐而莽亦
念子平飲恨水國魂寃延望於人世者徑
有一介弱女也如得天下佳婿如令郎者
庶可以慰悅子平之魂而天下安得復如
令郎者乎第觀令郎雄豪俊邁畢睨必當
大貴維三四夫人未足爲僭願令兄曲察

弟之情悃亦念子乎之至究許令南女同
歸令郎公聽畢亦慨然許之侍郎大悅爲
留數日沈憂公子握手殷勤而言必稱婿
以子亦以侍郎寬大長者灑然有林下風
致景仰無已侍郎將歸向公謂曰弟蒙令
兄厚恩使兩女得屬令郎至願畢矣然道
路遙遠消息未易且可草定婚期而欲得
令郎之信物歸傳于兩女也公答曰兒子
今方十二歲從今三歲後弟若無故則當
率兒子親往山東涓吉行禮矣因使成生

出紅玉劍青玉佩於箱中付侍郎曰此物吾家之世傳重寶也須分傳于令愛二人侍郎受而藏行橐中向公與公子再三慇懃而去

魏婦售禍心
亂子吐淫情

是日公謝成夫人鄭夫人說與尹侍郎定婚之事成夫人喜曰君子在時常稱尹侍郎為人焉今其女必有悳性而南御史清名直節是父之女亦豈尋常乎鄭夫人默

然無語徐而歎曰太姜與孫兒較長一歲而相公未有定婚之意遽已先定孫兒之婚妾心未安矣且妾自數年以來神思恍惚自知此生無幾而每念姚夫人臨終之托恐無以藉口於地下矣公深然之即日召衆媒婆博問佳郎有韓婆者薦光祿少卿柳儋之子聖讓有君子風公素知柳光祿清德又與之同鄉即使戚生往見柳郎戚生歸言柳郎體貌公大悅通婚于柳府柳府亦能聞少姐之窈窕幸甚快諾期以

来春成禮矣是冬十一月公及鄭夫人皆
感病洗重公子姊弟焦泣不食齋沐禱天
精誠無所不到而柰尚書夫人之天緣已
盡何公子小姐呼天之痛履霜之慟將如
何哉鄭夫人將卒之夕引太姜小姐接䏁
哀咽曰吾受夫人之顧託一無所成就汝
而徒令汝罹此悲苦致愆佳期歸覲夫人
何以為面乎但汝他日貞靜自修善事君
子養德樹福有子有女使吾與夫人含笑
睨䂓於地下也夫人别去後公病革托子

女於成夫人而俄亦捐館公子小姐頃刻屢絶成夫人涕泣保護與子儁親治初終過公及夫人葬事而因又綜理家事感德并行一如以在時而使沈氏母子讋伏而不敢動噫夫人女子天性惋弱鮮有強梗自持而如成夫人者可以託六尺之孤矣先是柳光祿聞以亡音出涕謂聖讓曰哲人亡矣向者花以求婚於吾家也老夫欣然諾之者誠慕花公之恩義而樂與之連親也今不可以花公之殁而背其舊約也

汝須往來花家且盡半子之禮也自是柳生日〻來往每見公子之意〻哀瘠而心誠愛服公子亦感柳生之有信遂與之情熟意合噫德之感人本無楚越而彼花椿何心者也椿自公歿後暴戾恣睢操切弱妹病弟不有餘力而箠楚婢僕鉗口立威家人畏之不敢告成夫人一日成太常弟南京推官璋解官歸桐城舊第邀成夫人成夫人將行謂林小姐曰桐城不過百里之遠吾行不過旬日之久而誠以孫兒婦

妹此心悲懼不置耳台瑧而勉敘之曰詩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又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爾獨不聞王祥之異母昆弟乎且孫兒嫣妹一縷僅存朝夕難保為其同氣者豈不欲割肉相飼代延其命哉言畢潸然流淚瑧亦戚容焉夫人行後沈氏始奮拳鼓腮咤如讎根將作大悖亂而沈氏婢桂香等承蹊奔馳伺公子小姐之禍端一曰姚夫人之乳娘翠蟬對小姐泣曰以先老爺先夫人之至仁至惠不念公子小姐

而遠貽荼毒於兩箇孤肉玉碎珠沈迫在呼喻老身誠願先死而無見也小姐飲淚無言翠蟬又泣曰一自成夫人離府之日壽仙樓侍女受酷刑者無數而餘皆重足累息命若置兔哀哉鄭夫人何惡於人而受毒至此也小姐又不答蘭香方狙面外踴躍走告於沈氏沈氏即使蘭香拾小姐立之中階頓足罵曰賤女聘仙敢懷叵心符同賤子圖奪長位欲先去嫡母與賤婢翠蟬綢繆謀議耶小姐錯莫無言珠淚橫

流沈氏又招公子跪堂下以鐵如意擊碎
欄干大聲數罪曰汝賤子孫藉勢戚夫人
愚弄先君欲奪據嫡長天不助惡大事敗
謬乃反與妖婢玄娟謀爲不測于公子痛
哭御尉曰人生天地五倫爲重五倫之中
父母爲尤重父與母一體也小子雖無狀
母親何忍以此言加之乎小子以先君子
之血屬侍母夫人之膝下此言奚爲及於
小子哉婢氏雖與翠蟬有所酬酢而私情
相語本非大罪至於語涉怨望罪在翠蟬

娣氏何與哉且閨秀之身異於男子慈君
相加尤所不忍篤望毋親少垂矜恻小姐
因慨然言曰大哥小哥同是骨肉奪此與
彼厥義何據兩毋俱亡一毋獨存岡陵之
祝人理之常而今日之敎篤不近理矣沈
氏大怒自執鐵鞭急向小姐林小姐以身
翼蔽涕泣救解沈氏使蒼頭捽公子出之
重門忽然柳生躡之門側以滿面悲色延
謂公子曰兄之慈堂何暴之甚也繞喪所
天身因罪人而既怒叱嘘略無顧忌捽哉

孤子裂冠毀麻自執鐵鞭將迎聘閨秀此漢惠帝元年所未聞也公子大驚慚愧徐整亂髮正色謂之曰兄無禮矣兄以外人冒犯嫌機窺人內閫語復悖倫君子之行固若是乎柳生猶忿欲見椿而責之走至次椿不在而童子告大公子方晝寢于寒松亭柳生走寒松亭則果然大公子者掛脚高面哈噎大眠而脫棄巾絰狼藉左右柳生喟喟歎曰盜跖展禽世不常有豈料今世復見此人兄弟哉因蹴起恐動曰君

家有大變亂趣往觀之琫驚曰此何變亂
柳生曰往當自知琫急入内堂沈氏方使
桂香笞撻小姐而翠蟬伏於階下已被五
六十杖聲氣俱急焉沈氏見琫來皷掌跳
躍震動不已將小姐翠蟬之言架構捏捷
而激怒琫琫曰珍之娚妹花此心予亦知
之久矣然彼兩人者符同於成姑毋勢不
可猝然除之而俄者柳生已知此變辭色
不好且成姑毋不久還歸則必生大亂今
豈忍怱擒置以詩後日也沈氏以手自擣

挍地裝懸曰威家老寡婦雄據吾宅意思
陰凶必殺吾母子而後已吾雖孱劣當與
此老寡婦一決死生而且柳生以他家子
安知吾之内閫事乎此必孫告訴於柳生
彰世吾不追之故也吾不滅此忿則自決
於汝之前矣瑃不得已捽入公子加之酷
杖公子已知其母其兄之無可奈何無一
言裝明二十餘杖已奄奄欲絶矣沈氏乃
令我出四之中扃林小姐急使自己乳娘
持數種藥物救護公子而林小姐垂淚視

天曰天苟欲使花氏不亡則願以妾身代公子之命而因終夜悲哭是夜公子果得生道焉過四五日桐城成推官家人来傳成夫人手書于小姐公子而問其安否璘大惧欲令公子親作答書而自至此子所公子自見杖興之後一不覩家兄面目欝陶悲傷殆不能自定千萬意外見家兄自至中心喜極涕淚縱横因匍携負罪引匿若無所容以璘之積惡猶不能無感動焉後六七日成夫人至與沈氏問寒暄罷顧

林小姐曰吾今来此而獨不見孫兒嫣妹何也林小姐慙恐無言而琇遁辭對之夫人即使侍婢招公子及小姐時琇已移處公子於舊所而諱沈氏爲小姐承命即至玉容慘淡無復舊日而公子不能運動權辭回報曰偶傷風寒淹伏苦痛無以自力趍謁矣夫人聽畢氣色嚴厲熟視琇〻自知負犯惶怯無地沈氏見事敗露欲先恐動夫人而大聲痛哭曰夫人惑於孫兒嫣妹每事致疑於妾之母子妾生不如死也

擧刀爲將自刎狀瑃與兩小姐急救之夫
人顏色愈厲回顧冷笑曰君若內省不疚
則必不如此也因命成生曰汝自往孫所
使婢子等擒拏孫児而來成生不敢違命
果擒拏而至夫人一見公子錯愕失色欲
披見公子身上公子攔手且告曰小侄哀
毁中添此重感自然形神大奪而他無所
傷姑母何煩勞至此也夫人見公子身上
血肉狼藉奮然使左右喚蒼頭捉下瑃而
跪之地厲聲叱之曰汝不肖悖子亡父之

葬骨未冷而遽已戕害同氣此衷竭貪犢之所不忍也亡弟之靈必將含憤茹痛以告于皇祖皇考斷汝命而棄絕之矣亦應怨尤于余曰吾以穉子弱女托於婦氏而乃不能終始保全使惡子猪肆其凶殘而曾不禁呵矣夫然則吾以何面歸見亡弟乎今當快杖汝使汝知杖之苦也猪俯首聽罪驚魂飛越沈氏落膽屏氣不敢出一言而公子匍匐下堂叩頭流涕夫人見其至誠歎曰同受一氣而善惡之相遠如此

管叔周公不其然乎成生亦進前號諫曰
豬稚無狀身有裹麻令若加之笞杖則殊
非聖人忍武邑服者之意也願母親更加
三思夫人已憐公子惻怛之情又顧念林
小姐顏面不得已赦之夫人執公子手而
痛哭謂豬曰人生仰庇二親親亡則孤露
無託而幸有一二兄弟相依爲命疾痛疴
癢無不相救古人以兄弟比之股肱者良
有以也今有人操刃而斫汝之一肱則汝
必怛然痛傷思所以報怨者矣況汝自操

其刃若乎夫老身之於亡弟也聘仙之於孫兒也皆異母姊弟也而誠心相愛死生難忘者皆汝之所目見也汝又何心哉聖人有言人孰無過改之為貴今汝若回心革面遵禮歸德則不害復為君子也此太甲所以自艾也瞽瞍所以底豫也汝其勉之父子聽未半感淚淋浪猶但拜服唯々而已是時猶有兩友嵊縣人范漢者酒色放蕩邑校無驕好盜人妻妾者也餘姚人張平者父死不葬周遊京鄉樗蒲博奕樂

得桂財者也兩人見璘癡騃多錢往来親
密自以為死生莫逆之交而日夜聚會朋
酒讙呼內為悍母所恣患外與狂徒論行
事善心何從而生能自改過乎光陰倏忽
三年已過璘乃言冠絛絇衣裳楚楚而以
子小姐風樹之哀蓼莪之痛寧有終極乎
於是成夫人以尚書家事付之於林小姐
林小姐經理區劃一遵成夫人之法而奉
祀蒸嘗祈祈憧憧家中翕如也此時柳光
祿家聞沈氏之暴殘日以小姐為憂及小

姐闋服即消吉日柳生以百兩来迎柳郎
之風流溫重小姐之幽雅莊淑誠一代之
好逑也成夫人悲喜交極送之中階施巾
設帨戒之如禮小姐敬恭受命香車至柳
府柳公夫婦一見小姐喜悅過望贄見禮
畢柳公向小姐嘻然太息曰先令公以洪
量偉悳未享遐壽老夫為國傷痛矣今見
賢婦信增愴感小姐珠淚轉臉如海棠浥
露柳公夫婦益愛憐之此後柳生慕小姐
之懿悳恩愛鄭重而且感公子之孝友每

到花府輒與公子終日然一不上寒松亭矣是時瑃與范張輩日在所講習者皆悖行悖禮一日瑃忽長吁不平范漢問曰景玉以侯門貴介子財帛如山萬事足意今之悒悒有何懷抱也瑃趦趄移時乃言曰吾之一生所願在美婦佳人而內子林氏殊無姿色近又失和中心憤鬱思得傾城美色如掌之飛燕步蓮之潘妃者而耳目不廣至今未就前月望間偶然徘徊於西園之梨花亭見東隣墻下有玉人手執

紅桃一枝隨風翩翔氣若幽蘭令人心魂
飄蕩遂以玉佩授之美人拾而懷之嫣然
一笑手指花閒小屋而去是夜吾乘月踰
墻而入果然紗窗小房燭影明滅其女子
自言士族趙氏而其父家貧行商死於浙
東獨與病母儔居刺繡糊口云數夜之間
情愛膠密加以信誓了寧必欲迎為副室
而但吾家有姑母成夫人性度嚴峻持吾
偏急以是恐懼不敢發口也漢噫然笑曰
景玉拙士大丈夫自主其家寧為他門之

一寡婦所操縱耶張千繼曰景玉良甚媢嫉而不容於一醜婦遂免幼冲而見東於一老嫗使可意美人含哂揶揄於東墻之下景玉雖彈冠振纓自以為男兒獨不愧於心乎言罷兩人拍掌大噱璿低頭無語良久歎曰吾家事勢非子等之所得審也此後璿泚盡於趙女往往有白晝相會而畏成夫人故秘其蹤跡范張之外莫有知者是年四月成夫人謂公子曰汝年既長成佳期晼晚趁此天氣未甚炎熱往聘於

山東毋負尹公之至意也公子自念一身
危孤無所容托而兼復娶來兩室則事、
難便遂怡聲對曰小侄非無室家之念而
自經草土以來氣血耗盡雖無目前危惡
之疾而精神掩靄常如在雲霧中小侄之
意必欲頤養數年快作完人然後方始娶
妻耳且古人皆三十始娶或有四十五十
而娶者小侄年今十五矣過此數年亦未
晚也夫人已知公子之意惻然憐之答曰
汝言亦似有理然賢弟在時叮嚀與尹公

約曰兒子今年十二歲過此三歲後當從
成禮矣今既四歲而終無消息則尹公不
知此間事勢豈不費心懸望而大生疑怪
乎吾已令僑兒準備行李與汝偕往矣勿
復推辭公子不得已而受命與成生登道
兩人以平生知己兼中表之情聯轡並策
吟嘯相和或登臨山水或探尋幽蹟不知
道途之遠行役之苦也

回棹青城山

招魂洞庭湖

初山東尹侍郎仕於皇都與南御史比鄰
相善兩公俱無子女相以爲憂尹公爲兵
部郎中時夫人趙氏忽夢雙星墜懷自此
有娠月滿生一子一女容皃嫻妍如一雙
紅玉公之夫婦怳惚喜愛名女曰玉花字
紅艷子名汝玉字長遠是年南公夫人韓
氏亦夢南海觀音抱月入室而生一女明
光照耀如蚌胎初剖其音噦噦若丹穴之
雛也名之曰彩鳳字光娥兩家自此加隆
谷生春和氣融融過八九歲紅艷小姐長

遠公子語音動止酷相肖似公子武模著
小姐之衣服則同房侍女莫之辨也韓夫
人晚得嬌兒而英妙天發文章女工隨手
融解如鬼神助教且眉目清瑩無一點塵
氣夫人恐惧護惜常以薦福祈命為事而
南公不知也一日夫人與小姐玩花忽此
侍婢春鶯来告曰夫人好積善適有西蜀
尼姑持劵子而来故敢告之夫人即與小
姐還中堂而使春鶯迎之其尼姑身着蜀
羅廣袍項垂百八念珠手執錦裳大劵子

禮於中階夫人命上堂賜坐焉尼始合掌曰貧道沁都華萼山資賢庵中乞食女僧而法名清遠也前年山賊燒庵子觀音大師金像及畫幀皆入回祿中貧道發願將重建庵子改造金像今已八九分垂成而獨畫幀一事最難矣當今名畫雖有三四家然皆男子也觀音異於他佛必得女子之工畫者然後可使拈毫而周流八方迄未遇一分近可者故方此愁悶矣夫人顧小姐而笑曰吾少時得見寶月庵觀音畫

像而至今眼中猶髣髴焉吾今欲設講筵以慰師姑之心何如小姐未及對尼姑大悅起拜曰夫人盛心及此此實山門之萬幸也小姐曰母親垂此悳意盡見盛福無量而但念佛家大事恐非立談間所揮灑也宜若有齋沐虔誠之道也夫人答曰汝言是也尼姑一見小姐之容光心竊驚奇又聞其言語警發向夫人問曰小姐芳年幾何夫人曰九歲矣尼姑注目見小姐者良久忽愕然變色夫人大驚疑之而愛小姐

甚故恐其言不祥不敢問也因以香茶珍果饋之尼姑與夫人閑話移時辭去曰過此七日後當復來謁願夫人自今日齋戒焉後七日尼姑果至夫人延入别堂鋪綺筵設淨几燒沈檀於博山金爐小姐親奉金泥及丹碧諸采而夫人展一幅生綃於案上凝思揮毫五雲玲瓏寫畢掛之壁上宛然是一箇觀世音新出於海上也尼姑合掌趨拜無礙稱謝夫人又以白金雜彩布施焉尼姑連稱萬福收畫幀而去是年

南公以禮部郎中遷御史時嚴嵩竊柄威
福受仇鸞三千金而還遷為大將締結天子
左右偵伺動靜使趙文華等橫行網利憂
國憤惋遂臚列嵩十三大罪治疏將上公
與夫人小姐訣曰人臣受國厚恩當死生
報之豈可以妻子為念乎我死之後尹仲
晦必棄職還鄉仲晦信義君子也夫人須
與女兒往依焉言畢援訣而出疏入天子
大怒以為搆誣大臣將加極律都御史范
公少保孫階等叩頭廷爭上素重兩公遂

淑律安置南公於岳州是日南府上下號咷同極謂公必死矣及聞免死得竄夫人小姐大幸相隨出城门外尹侍郎来別太息謂公曰此去岳州五千七百里遠涉江湖安危未可知且奸賊懷怨切齒終必甘心而後已兄之足蹟當與日月爭光死且無愧而兄無兄弟子侄只有藐小一女耳同赴死地甚為無益今若留付於弟則當盡心保護使兄之後事有所屬托矣公感侍郎至意入議於夫人小姐哀哭頭道而

夫人亦不能相捨終與偕往焉八月公間
関度荊州之石門山日暮乘舟於昆水驛
帆輕風疾瞥眼過金沙洲時洞庭烟殘君
山月出有赤巾者八九人乘一隻小舸回
〻舟尾公疑之夜半果他舩登舟劫光星
覩公知為叢賊所遶必不可得免遂與夫
人投水噫小人之禍窮極至此哉時一行
僮僕皆為兵刃所殺而獨侍兒季鸎抱小
姐哀哭賊徒嫌之投之江崖而去此是蜀
中青城山雲水洞有郭仙公若隱居鍊丹

一日謂其徒曰今月某日洞庭有死人吾當濟之即以短棹小艇乘諳江之水至岳陽青草洲目下見男女兩屍泛流而来仙公引棹拯之卧蓬面外水從七竅而流過數食頃公舉頭向仙公謝曰小生南標獲罪朝廷為岳州謫人忽於舟次逢变投死大江矣今賴先生垂救免葬於江魚之腹中如天大德難報其萬一也仙公悠旺笑曰此不過一時緣分耳何用過謝哉夫人收神舉目始知為仙公所救而女兒不在

遂哀辭隕絶御史垂泣救之既甦復對痛
哭仙公慰譬不已天明御史謂仙公曰標
之夫婦殘命活於先生之手當委身門下
長執廝隷之役而顧以國家罪人死於水
中則已今既不死義不敢復爲亡命之人
也當與先生從此辭矣一別仙顏山川永
隔御殊他日報恩於何地仙公笑曰人間
萬事莫非天定公以塵外孤高之相當曲
肱飲水於巖穴之間而紆朱拖紫爀爀震
耀者非其本分故遣物憑之禍厄至此性

老已矣言之無益今宜順受天命與老夫同歸廬山而咬根餐葉耐過十年則天道循環吉運自至也御史見仙公華髮覆顏眼如明星而器宇疎朗言笑高雅意以爲上界真仙自念富貴酸甜憂患傷心霜怡驄馬舊跡鷺夢風濤鯨窟餘悸雲泥遂慷慨許諾仙公大喜即與御史回棹至青城山是山即自古靈仙都會之地也青鶴白鹿瑤草異木處處有之而仙公結茅雲中瀟灑如畫圖御史與夫人淡然自適間

送日月迯而徊以不聞小姐之存亡深未
膚乹也是時南小姐哀號於洞庭岸上翻
身欲投江者數矣季嬰持之痛哭曰小姐
若投老爺夫人之魂所依托者誰也南氏
骨肉小姐一身而已當忍隱偷生面報父
母之讐何必快命相隨迯後為孝子哉小
姐笑曰吾以九歲幼兒安能復讐且江湖
萬里蹤跡孤危豺狼鼓吻盜賊睢盱縱欲
偷生寧可得乎言罷哀〻痛哭聲裂湘竹
渚禽驚呼山兔垂淚時夜過半漢月蒼茫

忽聞環珮自遠而漸近俄而有一箇靚粧仙娥左手持白玉盃右手持瑪瑙小瓶翩然至前曰妾受湘君娘〻靈旨奉慰於花相國夫人夫人以前生業冤雖有一時厄運十年之後當與父母榮華無窮願夫人顧念貴體毋爲無益之悲因以玉盃酌瑪瑙瓶進曰遙夜空江處有飢渴娘〻送此玉漿耳夫人一飲此則雖數日不食神氣不憊矣小姐受之驚怪而不即飲季鸎泣勸曰娘〻憐小姐懸厄軫小姐飢渴降此

孫渲盛意不可孤請小姐一沃焦喉焉小
姐始擧盃飲酒異香滿口精神爽朗小姐
泣且謝曰小妾冤罪並通天羅此鞫匡娘娘
曲加憐憫詔教丁寧妾死無以報也賤妾
分明見父母之入水此世寧有會面時也
仙娥笑曰夫人休慮焉忠臣抱寃寃匪彰
之節駡龍鱗犯虎口終雖損身於鯨濤駭
浪之中而神明扶持何憂其無濟也李鶯
從傍言曰仙娥豈欺我哉小姐曰屈大夫
死於子蘭岳武穆死於秦檜此可謂神明

扶持乎仙娥撫掌曰娘子未知耳夫神明之扶護忠臣者非為其人而實為國君也故楚宋之君甘心棄巨慎諫逢忠沈溺私慾屈膝於讐人天厭其惡矣今皇帝雖暫為權奸所誤然聖孝出天五十而猶慕父母天下焉有孝而不能享福者乎昨日湘夫人告乎湘君娘娘曰今在御史南公當死於水中乎娘娘掉頭曰南公清忠簡在帝心且大明皇帝至德升聞天必扶持而全安之小微星已議船待之矣其女彩鳳

以月宮素娥與太乙真人有擲花之戲故上帝降罰使往人間苦厄而兒女禍塞忌不能忍性也遂命妾往慰焉妾以是知尊大夫之無髭也因忽辭歸季鸞慰小姐曰妾聞瀟湘洞庭自古有仙人而湘君其一也今夜之事實爲奇異願小姐特以寬心焉小姐泣曰設令仙娥所傳不甚孟浪父母爲人所救無事在世吾自落地以來未嘗離違膝下今忽相失音容間然吾何能堪耐而且又母緣一不肖念慮存亡肝腸

餘幾乎此吾所以哀隕罔極欲死而無知者也因悲哭不已俄而江鷄唱曉東方漸白小姐謂季鸗曰夜來事誕妄雖不可出口然其奇異則甚矣吾當盡保性命以冀他日或見父母之容顏而此地乃舟航輻湊之地也南來北去耳目頗多流離道路危辱必至莫如深竄巖穴滅影屛跡而生則幸矣死亦命也相與散髮翳面從山谷小蹊而行噫小姐金房繡閫曾未有跬步之勞而崩崖斷麓山石犖确蹣蹣玉骨何

以自致手行未十里嫩脚漸蕭軟跗重繭婢主相泣於林薄間忽有麻衣一老姑眉如霜雪持紫藤短笻過前而指西邊大路曰此去二十里巴陵縣建桂村有陳姓官人而其家女兒與君有宿世之緣試往依之則匪久當與好人相遇矣言訖忽然不見季鸎小姐亦異之季鸎謂小姐曰神明哀憐小姐甚所指導丁寧若此當順受勿逆以待天命也於是向巴陵相與扶携寸寸前進時季鸎年十二體態娉婷行人見

兩箇美小丈綠髮四垂如月隱雲中行步
嫋娜無不回顧驚訝也行至進桂村小姐
隱身於密林中謂手鶻曰吾以閨中之處
子情迹俱危不可以一時踰次問荒唐所
聞往援於平生素昧之家汝試先往訪所
謂陳官人家而細問其名字爲誰官爲何
官而來萬一吾家親戚則幸也不然寧死
於道路決不可入矣因脫手中指環而賜
之曰此即吾外王母金陵郡主之幼時所
寶也母親嘗稱玉品真珠之齊汝試持此

物假稱買賣而一入陳家則或者有親見
其家小姐之道汝以慧眼一見可知其賢
否也鶯頷諾而去至巷南街上有一區大
宅問于村人答曰山西路安府提督陳公
衛秀之宅鶯又問曰此家主人既是外任
則夫人想亦從往矣不知守宅者何人也
曰上年陳公以兵部侍郎出鎮山西而提
督非率眷之職故夫人與小姐留此不往
矣鶯又問曰其家小姐年方幾何而家中
又有子弟或族姓男子乎曰小姐年則非

外人所可的知而其家但有一公子姓淮南叔文家學書不還者已三年矣其外未聞有他男子也鶯心語曰陳公既是京師大官而若與吾府有族分戚誼則必無不通信饋勤之道而吾自知人事以來未聞陳姓官人往來於吾府者以此推之決非內外族黨而吾小姐禮防太嚴今萬里他鄉無得親戚而托之乎吾且試往其家以觀之時陳提督夫人吳氏果有九歲嬌兒名彩瓊顏色淖約如初發芙蓉夫人珍重

憐愛每遇粧奩佩飾則無論價之多少輒買而與之是日侍婢姚英持玉環一雙入謂小姐曰此物奇妙可愛恰似吾小姐也小姐忙受大喜著於手指而愛玩不捨曰誰家小姐不耐飢寒忍賣此手中絕寶也吾當告于母親兩三倍其價以慰其意惱之心也姚英笑曰小姐徒見此環之奇妙不見其賣環者之尤奇妙也小姐問曰其人何狀對曰其人年可十三四以綠彩青裙自以為人家文鬟而其雲鬟花靨色態

之天然稚謂之絶世閨秀可也言未畢夫
人至取其玉環視之大驚曰此玉是崑崙
之温玉此珠是合浦之明珠也冬月着之
而不冷夜室照之而有光此非尋常家寶
物也汝試招其人而来姚英出與李鬟而
入夫人小姐望之驚奇李鬟禮於夫人夫
人賜坐於中階問曰觀汝容服似是富貴
家侍兒而何事持此玉環奔走求賣也鬟
見夫人有容㥁小姐温雅貞淑鬟中心幸
喜對曰小妾是京城南御史宅侍婢也老

爺讁向岳州昨夜舟中遇水賊老爺與夫人投身江水行中諸人皆被慘禍而獨九歲小姐僥倖得脫彷徨道上弱質孤苦無處求生而且手無見粮故驚此指擐欲延時日之命也因吞聲哽咽淚下如雨夫人慘然無語小姐號告夫人曰今聞南小姐之情境小女不覺心肝酸痛矣彼以九歲兒女花齡天之至痛江湖萬里靡所止接而秋風日高冬威漸迫弱姿軟骨安能一日得生乎毋親倘垂盛德收置家中與小

女同視撫愛之則南氏父母必將結草恩
報矣夫人嘉歎而撫其背曰吾兒樂善如
此吾豈不從乎問於季鶯曰汝小姐在於
何處鶯對曰在巷外林麓間矣夫人即命
侍婢數人持小轎隨季鶯往迎南小姐鶯
纔出重門夫人招姚英傳語于南小姐曰
小姐遭變流離凍餓可憐云老身聞之惻
隱有此奉邀矣小姐愕然告于夫人曰古
之介士不食嗟來之食彼南小姐若有貞
心潔操則寧以身上飢寒求救於他人乎

小女見其侍兒動止有法其主不見可知矣今傳語中辭意頗涉簡褻南小姐必不來矣夫人覺之祿善改其語而送之時南小姐遣季鸎而移時無報息方自疑訝忽見季鸎與五六叉鬟領小轎而來小姐心語曰陳官人家果是吾親戚也不然則豈有此哉俄而鸎披林木而入姚英傳其吴夫人之語於小姐曰因小姐侍婢聞小姐遭罹亞厄驚愕無已竊念路上倉猝喪禮難辦故老身母女方為小姐親治襄所惟

望降屈陋舍過成親後徐啚還鄉遲合事禮也小姐目視季鶯〻解其意跪告曰是乃山西提督陳老爺宅也雖與吾府非宗戚姻親而老爺方在山西任所公子亦注淮南只有夫人小姐而其仁風德音感人心骨也曰而陳小姐之言小姐已聞姚英之傳語太半傾心又聞鶯言遂翻然登轎於時姚英先奔陳府告南小姐之來與夫人大喜設素筵於中堂陳小姐去其佩飾降階而立南小姐下轎入重門陳小姐揖

引上堂南小姐就席俯伏哀哭吳夫人與小姐哭而弔之李鶯陪哭於南小姐之後弔羅夫人進慰南小姐小姐哭踊中禮聲言哀切陳小姐為之垂淚扶南小姐而歸自己寢房椒房錦屏繡簇鋪以素席親持糜粥而勸之噫俱以未十歲少女其風度盡禮能如此是振古所未聞也自此南小姐與李鶯哭不絕聲至成服日吳夫人與小姐行弔禮於南小姐如初後數日夫人與南小姐從容問內外族派聞小姐為金陵

郡主外孫夫人大喜曰此則小姐於老身
爲再從侄也老身外王母即雲陽公主公
主於郡主爲姑母也小姐亦喜曰顛連他
鄉四顧無親今得叔母而依之尤爲萬幸
也自此夫人小姐益加親愛過十餘日忽
此村巷震動家人奔走告曰胡廣巡按使
尹侍郎老爺至矣夫人大喜時兩小姐在
夫人前南小姐問陳小姐曰尹侍郎無乃
是山東尹侍郎耶陳小姐玉頰微赤低頭
無答夫人笑曰果是山東尹侍郎而老身

之內兄也吾兒與尹侍郎之子汝玉定婚
故舊涉不尠矣賢侄何以知尹侍郎也
南小姐悄然度容珠淚遊落曰亡親昔與
尹大人比屋友善情若管鮑故小侄亦嘗
拜於尹大人內外至今猶記其顏面也言
未已鼓角喧闐旗鉞焜爛侍郎已至矣兩
小姐退歸寢房夫人迎見侍郎於中堂相
與問寒暄畢侍郎呂彩瓊小姐執手極愛
喜色粲然侍郎自袖中出一封書傳與夫
人因言曰吾來時歷陵川縣平仲適巡到

是邑與吾從容叢日而平仲自言曰亦期
尚遥舄雲亦在淮南而比年海寇浸盛犯
江西諸縣江西距家不遠深以家屬為憂
書中亦有此意耶夫人旂封着畢對曰滿
紙都是此意而未端曰尹克必欲掛冠東
歸云今行如或經過其處須與穉兒趁程
隨後而同歸濟南以為相依之地也小妹
方孤處湖海之間而家無男丁驟屑驚心
今得與哥〻同歸山東誠為快幸甚哥〻
方帶天官重任而何事欲浼〻決歸耶詩

郎歎曰吾非古人懸車之年而但近来朝象日亂事々寒心吾友南御史論事竄逐林潤海瑞等亦以敢言相継廢黜即今國事皆決於嚴嵩父子之手以是花尚書徐少保諸老成人皆稱々引去吾亦無心於世事前月已送家屬於濟南方欲謝病乞退矣意外忽奉南巡之命萬不獲已杖鉞到此然還朝後即當決歸耳夫人歎曰哥哥不聞南御史水死耶侍郎聳膝大驚曰此何言也夫人將南小姐事一々告之侍

郎失聲長吁急淚傾眶曰吾固疑之子平之遠此禍也蔵戢之陰害忠良類皆如此子平安得獨免乎既而又歎曰以子平之捷亮愷悌死不得安葬竄塵而乃反為魚龍所食此豈天理乎即使侍婢招南小姐小姐方臥寢房處念平昔心不自遑及承侍郎台音垂淚而入拜見於侍郎伏地哀哭侍郎號慟良久慰止小姐而因復揮淚曰老父懦怯不能與令尊同死直節幽明之間慚負多矣小姐起而泣且告曰大人

曲念亡父之至冤盛赦及此小妾願自今以後永為大人膝下幸賴盛德一復父母之讐則小妾當世〻生〻永為大人血屬以報如天之恩侍郎歎曰九歲女兒言語如此子乎可謂有女矣於是夫人使侍婢引小姐改着吉服以子禮拜於侍郎復改裏服而入侍郎引坐膝前淚汪眦交下小姐復告侍郎曰小女蒙大人不遺收置膝下死亦無恨而但念父母水國孤寃無所憑依小女私情欲往江上招安斷寃奉歸

鄉里耳侍郎歎曰孝哉汝言老父未及思也於是侍郎起出外堂招巴陵丞謂之曰明日洞庭湖當招亡友之魂備祭奠而詩之縣丞承命而出明日侍郎與小姐同至金沙洲岸上空山葉脫大江風鳴孤舟不來錦雲獨去日暮滄波消息何處孤棲失子而哀號寡雁叫侶而酸鄭烟封蒼茫鵬鳥翻飛賈太傅之長沙也竹枝悽斷飯脩來往屈三閭之汨羅也鼓瑟秋江之上而曲終人不見者湘靈之哀怨也臨江痛哭

江水嗚咽於是侍郎與小姐同脫上衣侍郎自招御史之寃小姐亦招夫人之寃哭祭於江上此日情界天雨亦淚江北江南無數商船吳楚之客揮淚相視而皆悲南御史也侍郎留陳府數日起程吳夫人與兩小姐同車隨侍郎後行至開封府侍郎使記室陪夫人行車自東昌直向濟南而侍郎道廣平還京師詣闕復命明日上疏乞歸而備陳疾病之狀辭甚懇惻天子乃允

桂亭各言志

蓮橋獨行義

原來尹府在山東濟南府之歷城縣是青州之一大都會也有玉帛江山之勝人物樓觀之富而尹府尤以甲第擅名焉是年九月趙夫人已與小姐公子自京師整理家事以待侍郎矣忽聞侍郎南下之報復以長路為念矣至季冬初旬門人入報曰巴陵陳提督夫人至矣趙夫人驚喜出迎於堂上坐定陳南兩小姐禮於趙夫人夫

人引陳小姐稽首歡愛曰別来幾年何凡
成如此時南小姐以麻帶素服坐吳夫人
側蛾眉淡〻凝淚潛〻趙夫人愕而謂吳
夫人曰此兒於夫人為誰而酷似南御史
女彩鳳殊可訝也吳夫人曰姐〻只知此
兒似南御史之女而不知為自己養兒耶
因将小姐遠変之始末傳於趙夫人夫人
惨然執南小姐而涕泣小姐嗚〻哀切而
不忍見也吳夫人扶小姐起衣以吉服拜
於趙夫人如見侍郎儀復以素服侍坐於

趙夫人側於是趙夫人使侍婢名紅艷小姐及公子拜於吳夫人而又與南小姐相見以兄弟禮尹小姐已於簾內望見南小姐哀容而慘然憐之及與之比膝同坐低聲致慰傾情相愛公子一邊慰南小姐一邊流目見陳小姐喜眉玲瓏陳小姐亦然低頭吳夫人睨而愛之是夜三小姐同歸寢房琅音嫩語娓娓嬉嬉歡情哀淚婉嘆嬌喜宛然若同胎姊妹各分天涯曠阻睽離茹情懸慕卒然相遇握手傾懷也尹小

姐長南小姐一月南小姐長陳小姐一月以之爲次第而丰姿懿㥁花容玉態文藻女工莫相高下趙夫人眺〻愛重而尤憐南小姐之孤孑也後月餘侍郎至趙夫人迎之慰行役之苦因及南御史韓夫人之事而含淚洛述侍郎衆痛不已南小姐感悲淚骨孝友之心雲出泉湧常恐靡粉而不能盡報也此後南小姐雖與兩小姐同居一房而坐不華席食不滋味每遇新節月朔則擗踊隕輒絕明年八月營日至小姐

與季嘗親備膳羞自製哀文祭於靈几千
行萬語悽切不忍聞視明年朞日又如之
服闋猶不御華服常以罪人自處侍郎益
哀之是時尹南兩小姐年皆十二歲侍郎
每遇京城故舊則輒問佳郎所在處而終
無入意者常歎曰若以吾之兩女比之於
雖然則是人事之所不敢也然其幽閑之
姿貞靜之德亦豈多讓於古人哉天出此
等淑質決不屬之於平調俗士意者必有
積德累仁之家出一箇大君子而右兩兒

為之應期而生也趙夫人在傍問曰觀相
以語意無乃欲效皇英古事耶今以兩箇
美兒豈得兩箇侍郎復々對遊各見滋味
也侍郎答曰苟求風采則如潘衛者有之
矣苟求門閥則如王謝者有之矣苟求詞
藻則如蘇内翰黃太史有之矣至於大賢
君子則不并世而出也今若配南女而舍
吾女則是不近人情舍南女而配吾女則
是負吾正友也夫人大噱稱謝一日侍郎
在叢桂亭與三小姐玩月徘徊忽有孤鶴

翩躚於壇上翹頭長嘆其聲哀婉侍郎即

命三小姐各賦一絕句尹小姐詩曰

白雪貞姿響戛鏗　若爲喚得丹山侶

高抬獨立月中仙　接翼同朝玉帝前

南小姐詩曰

一別青城每憶還　猿聲處處求其子

獨憐病母在空山　不忍飛過三峽間

陳小姐詩曰

恐復驚人未大鳴　祇緣子晉留佳期

豈無六翼到三淸　夜夜緱山萬里情

侍郎先見尹小姐之詩至丹山桂翼之語知其有終不舍南小姐之意點頭微嘆嘉悦無已及見南小姐詩淚濕然不能讀曰古人廢蓼莪之篇汝之此詩可以斷千古孝子之腸矣又見陳小姐詩隱然有貞靜守節之意撫掌嘆賞良久而不舍也後數月侍郎謂夫人曰吾今辭在鄉曲聞見不廣當遍遊四方必得佳婿而後已其歸來不可以時月期也遂以千里名騾并家僮數人作路於南京轉向浙江焉是時公子

徃〻於嫦氏房中接陳小姐容貌愛慕歡喜而間或示以言語則陳小姐冷嚴不答一日公子入母夫人寢房呉夫人亦来坐而陳小姐與南小姐圍碁兩小姐迭抽纖葱落子丁〻如雁點秋沙星布曉空而神動天機萬変横生陳小姐忽斂手推局曰姐〻天生奇才也小妹何敢望也公子初見南小姐碁法神妙乃引金枰向南小姐曰愚兄粗解碁譜非曰能之願學焉南小姐屢〻辞讓遂與之對局公子手不暇給

連輸三局兩夫人大奇南小姐而尹小姐
嬌笑琅琅嘲公子曰汝常偉然自負不以
天下事爲難今爲一女子所困此後能復
有大談耶公子笑曰南妹事事奇異固非
地上人也至於姐姐與陳妹小弟不畏也
尹小姐赧然笑曰敗軍之將猶復語勇子
公子因號告吳夫人曰陳妹外視小姪不
接言語殊非一家間厚風也願叔母解諭
之以少除其冷談之色且小姪俄觀陳妹
碁品甚是小姪之敵手也小姪欲與之一

番對局而以小侄之請萬無應可之理亦
頗叔母之解諭也吳夫人愛其言遂令小
姐對局焉小姐紅潮滿面若無所措其影
而兩小姐微笑視公子公子喜色動豐高
捲進手玉子亂落勢若風雨故須誤著隨
手求退棋執小姐玉手引而却之小姐推
枰却坐曰哥〻不直且麁不可較矣公子
詡〻笑曰自退若不勝兩夫人絶倒兩小
姐駭然哂之是日三小姐歸寢房尹小姐
謂南小姐曰長遠可謂風流豪士而不可

謂端肅君子因艮䟽相笑陳小姐羞愧無
言一日侍郎自浙江還欣然謂夫人曰吾
得東床快郎從此可得食甘寢安矣夫人
大喜曰誰家兒子其人果何如也侍郎曰
晚生雖無藻鑑亦自許平生不妄知人而
嘗以汝陽侯花公為當代第一人其次子
珍年方十二歲而陳平之見曾參之行錦
繡之文章山岳之氣像早晚當名震天下
為帝者師如國初之誠意伯也因顧謂兩
小姐曰汝兄弟友愛格天終能同歸君子

而不負平生之至願矣老夫維今日瞑目無復遺恨也自囊中出江玉釧與小姐青玉佩與南小姐曰此乃花家之信物也汝輩須珍重藏之兩小姐拜受而退同歸寢房自幸姊妹二人將得一生不離矣各於心中感謝神明季鶯自正堂來粲然降階喜不自勝微謂南小姐曰洞庭仙娥之言果不虛浪矣小姐感愴歔欷曰過此八年重逢爺孃然後可以快信也尹小姐訝而問曰自逢賢妹以來未嘗見賢妹婢主相

與客語令何語之親而獨外我也南小姐對曰眇茫怪誕之説耳雖得聞而口不可語也因顧曰當時事雖涉不經終始秘之於姐〻則不可也於是季鸎將仙娥之言一〻告之於尹小姐小姐大驚異之因又質之曰賢妹兩尊堂必然無事矣夫以賢妹之孝決不當離豪天罰吾固疑之久矣今聞是言吾心洒然若決浮雲而睹日光也從者賢妹何固執不信而枉自過慮也南小姐猶嘻然抆淚此後侍郎夫婦治兩

小姐及公子婚具将次第成禮而但恨日
月之太遲也明年三月三日小姐遊園中
花影亭或美花枝或株藻葉紅裙婀娜穠
珮琅瑲曼步嬌嬉愛影相顧望之若一羣
仙子携手遊戲於閬風之園而三小姐各
條菜桑各相流歎星睇依依玉筋潸潸首
泝溪得於七月之篇窺見女之情者莫以
知三小姐之悲也此時公子見三小姐在
花園忙步而至崇坐歡笑陳小姐若之尹
小姐謂公子曰吾輩之遊汝甚不緊色擊

可也公子笑而辭然對曰小弟適得一詩欲承姐〻評教辛勤来到矣何迫切如此也小姐笑曰弟問其詩云何公子倉卒口占曰

海燕新歸上畫樑　雲窓霧閣自春光
含泥欲到還飛去　恐有陶河跡顛頑

小姐聽罷蛾眉蹙蹙撫然良久顧謂南小姐曰自古佳緣多魔好物易奸今長遠無端成詩而語兆不祥吾恐上欄之花將為狂蝶之窺而棲林之鶴不免荒鶩之猜也

南小姐愕然顧陳小姐而以子亦悔其弃易自歎無已泣數日兩小姐侍母夫人左右侍郎自外入來曰天下有大變怪陳平仲素以廉謹著稱今為錦衣衛摠督楊碩所陷以奸贓繫獄云此必趙文華之所嗾也夫人大驚曰相公從何得聞耶侍郎曰平仲家人來矣吳夫人聞之仰天痛哭即日治行將赴京師趙夫人請留小姐於吳夫人小姐哀泣曰家嚴陷於大禍小侄惟無禔躬之誠豈忍坐此而越視乎於是三

小姐握手相別涕泣沾衿公子遑ヽ顏色
千変呉夫人與小姐倍道而行至皇都聞
陳公已被榜訊夫人小姐叫叩天地片刻
屢絶初陳公在兵部時嚴嵩假子趙文華
聞小姐之美以其子求婚公峻辭却之文
華大怒讒於嚴嵩黜公為潞安府提督至
是使楊碩誣奏公以私竊太原錢三百萬
拿下錦衣獄百計鍛錬焉文華又聞夫人
小姐来到京宅乃招夫人從兄呉郎中者
而謂之曰陳衛秀罪雖當死然晩生識一

開口則足以赦矣而前日衛秀侮我太甚
拒婚迫切今吾不可以怨報怨也聞足下
與衛秀連家云吅欲使衛秀生出獄门試
為我傳語於衛秀之女彼若孝女則必知
所以去就矣某即中自是畏勢唯唯者也
拱手聽命來見夫人而傳之夫人大怒曰
趙賊乃敢辱吾女耶小姐奮然告曰古之
孝女或願為官婢而贖其父死者亦有鬻
其身而葬其父母者小女之身體髮膚皆
父母之賜也今父在重獄而為其子者假

論於身上之辱與不辱乎夫人常以小姐有氷玉霜雪之操矣及聞是言愕然無言良久流涕歎曰衰哉悲夫義桂亭咏鶴之詩足以為汝之成案矣吾又何疑於汝心哉然殺其女而救其夫生者何以為心乎古人云黃金易鑄其智已惛今吾之心不啻黃金之鑄而已汝其自念而自為之小姐慨然無一毫難色觀向吳郎中而許之郎中大喜故告於交華交華喜甚欲往明日復屬嚴嵩而奏之天子減死配陳公於

雲南公出獄夫人小姐持之痛哭公長歎慷慨曰吾不能見機早作而沮忍低回遣此僇辱尚復誰怨乎然老身罪在必死而聖上曲加容貸此亦天地之大恩也於是夫人往傳趙文華之言公怒髮衝冠曰吾寧暴屍於東市豈忍與奸賊結親愛乎吾之罵名乎且吾兒與尹郎名號已定大丈夫安能鬻其子而求生乎小姐怡聲告曰小女迫於事勢經先許諾已破之甑言之無益且天下事自有方便願爺爺勿以小

女為念焉言罷意氣自若出仰天而裏心仍又默然思量曰吾女自孩提時賂畧過人而今其言動如此必有奇謀異策能以全吾命而保其節者吾且從其言而以觀之乃問小姐所欲為之計小姐尉曰小女欲如此如此公歎曰吾以頑然八尺之身生死於竪子之手而使一箇女兒変服流離於四方良可哀哉且雲南一萬七百里女兒之身决不能得致矣須從淮南與邑雲同來也夫人初以小姐謂將殺身明節

而隱悼默慘中心如劇及聞其設計大驚
稱歎再三撫小姐背曰此雖死別關山萬
里淚安得不橫流也腸安得不寸斷也公
與夫人發行後小姐歸臥寢房日夜號哭
時文華家人絡繹催婚小姐與流娘傳語
曰新別父母情懷罔極且當耐過數旬方
寸稍定然後可以成禮矣文華家人故傳
小姐之語文華之子孫〻不已文華曰人
情固然當從其言且彼已爲入囊之物緩
之安然後十餘日文華使侍婢往見小姐

小姐亂髮覆面擁衾呻吟以微〻玉音臾
謂元娘曰吾悲擾之餘重感風寒方思安
意調攝趂速差完以報活親之大恩而今
外人數〻来往心甚不便矣其人故以此
言告之文華喜曰彼誠守貞知德之女中
君子也今宜順適其意無令生嗔此後則
須间日承候於門外而勿復妄入也後八
九日小姐度公行車已遠與元娘浪姑侍
兒雲蟾等夜治輕裝皆着男衣以一匹青
驢向湖南而去明日文華家人来見空守

荒凉無復人跡大驚大訝問諸巷中人曰彼家小姐何處去巷中冷答曰大姐小姐吾不知也其人無聊而歸告文華文華父子目瞪口呿相視而不能言使人急招吳郎中郎中顛倒而至文華頓足亂叱曰老畜敢賣吾父子也郎中不知首尾大愕曰尊公此何教也文華曰陳女逃走豈非汝老畜之所造化耶吳郎中惶急指天爲誓曰小生實不知也然當盡心搜索願尊公息怒文華之子咄咄怒其父曰當初若急

急徵禮武多遣婢僕防護於渠家則必無
今日之患而大人閑鍵大弛為兒女子所
瞞此不可使聞於他人也文華亦臨刻骨
而復罵吳郎中曰苟不揆納陳女則老高
決不得保白首矣急往揆之郎中惶恐退
歸搔首搗腮曰吾以不繫陳女之故大為
權門所忤受辱萬端此何厄會也是女無
他可往處必踵其父母而走也即使家僮
數人從雲南大路而追之先是陳公之弟
英秀性行孤潔隱於淮南之雲母山陳公

送子昌雲而學書焉公之就獄也謂家人曰吾積忤權奸其禍可知也昌雲若來則禍必及矣是父子同死而宗祀絶也待吾死後始通昌雲使得竄命山中爲他日復讐之計而無令浪死也以是公在獄兩月昌雲不知也是時小姐自永清縣轉〻問路而向雲母山路當過山東小姐自念侍郎夫婦四五年眷愛之恩公子寤寐思服之誠潸然沾衿心語於口曰吾以薄命女子貽禍於父母發抱窮天之痛而永爲天

下罪人矣僥倖神明俯憐至寃嚴親僅免
大戮然萬里天涯賜環無日從此誓不離
膝下少報顧復之恩而父母殞世之日因
復決命同歸則庶可贖吾罪而畢吾願也
室家之道雖云大倫比之父母猶有輕重
此心已定牢不可破長與尹郎此生已矣
人情禮貌當歷拜永訣于尹叔父內外及
兩姐〻而一入其處則必有許多難處之
端而寧思量終不若割情而全義也然尹
郎多情者也必然以我之故枉費心力而

逕其置室之期吾於尹郎徒為魔障而已
薄命之人事〻如此自顧平生有何積惡
而然也以是身同驚彈之鳥心若中鉤之
魚行必齎咨止必飲淚行十餘日至平原
驛秣驢于客店忽有少年名官護一雙彩
轎呵擁過前而入於傍店雲鬟自以女人
之心忘其形色之已變決籬而凝觀之兩
轎子一時褰簾兩夫人细步而上堂在前
者年可二八而鳳冠花履豐皃凝粧在後
者年未及笄而顏色照耀若太陽初升嫦

婷之態貞淑之氣彷彿於自家之小姐雲
蟾不勝艷歎走而密告於小姐曰小婢常
謂天下絶色唯南尹兩小姐及吾小姐而
已哉觀傍店行次中小姐若置之於尹府
則當在於尹南之間矣小姐大驚曰世間
寧復有南姐々若乎雲蟾曰南小姐之天
香自發百媚橫生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也
誠不敢擬議而至於尹小姐則恐不能著
鞭先之於此小姐矣小姐素知雲蟾之識
鑑精明故不復疑然心自太息曰吾於尹

府受恩厚矣而尹郎乃以金石之信眷下
於菲薄之質吾雖女子豈不銘感於心乎
今吾一去雲南形影永隔則尹郎堂有復
親無他兄弟勢不得終守柱下之信而長
缺中饋之任也伊時擇娶求婚於東西南
北而萬一有凡品女子投入其家則尹郎
風流韻致索然而無聊矣且以兩小姐絶
世姿色寧不孱於比肩相隨之間乎苟除
庶爲其親將辭於玄德也薦孔明而代之
賢者之心自古皆然惜乎妾得以彼家處

子鶯之於尹郎沈思默量仰歎俯款午飯在前而不能擧箸忽思一計奮然起坐曰士固為知己者死吾豈可以一時之嫌而抱千古之恨也郎上青驢與雲鬟等復從来時之路而下坐於白蓮橋上俄而其名官與雙彩鶴偕来望見石橋上有絕美一人以烏巾綠衫臨流而坐手弄碧藕其名官大驚於心曰吾聞有西子毛嫱之美而豈聞男色有如此者乎以彌子瑕安陵君之所不能彷彿也翻然下馬揖小姐問曰

秀才欲向何處而問趣于路傍子小姐答拜曰學生方向淮南適見鷄花爛發處玩流連也其人先通姓名曰僕滁州人白復聖書也頗聞秀才高名小姐曰學生山東歷城人尹汝玉長遠也觀足下早登青雲方為何官也其人曰僕春間參科第為翰林編修矣因問小姐曰長遠居在歷城則或與尹吏部為族親耶小姐答曰即學生之嚴親也翰林既悦小姐之答又聞其為尹吏部之子頗已傾心遂與之談論文章

山水小姐玉音淊淊如决江河翰林動容
斂服不覺雙膝自跪曰昔程本與孟子車
遇之於途傾蓋如故僕雖慚於子華子長
遠何遽不若古人乎小姐拱手稱謝翰林
愛慕愈深問曰長遠年今幾何而曾已取
室乎抑有定婚而未及成禮耶小姐答曰
學生齒方十三而嘗與陳提督之女定婚
矣其家遭爽遠謫相去萬里消息已絶方
欲更求婚處也翰林喜動顏色曰僕欲有
所懇幸長遠不以為濫否小姐曰苟垂明

教則安敢不奉守翰林曰僕有一妹今方年向京師而齒與長遠相敵矣其姿性之美足為君子之配長遠雖遍遊京鄉博求淑女恐未有遠出吾妹之上者望長遠勿以門微而卻之也小姐答曰家有父母婚姻大事非學生所可擅便也足下到皇城後試即通婚于家嚴則可否間當有應答矣翰林曰長遠之言是也然主張在於尊堂而取捨在於長遠幸長遠毋負今日之至意也小姐曰諾翰林大喜復與小姐清

語疊疊不歇相捨小姐起而揖辭曰日色將暮前站稍遠不得終夕陪穩他日皇都當復望拜清塵耳翰林悵然作別各相騎馬而去

君子迎淑女
妖妾結禍容

陳小姐到淮南與處士公子相扶痛哭卽治行李同向雲南焉時尹府自其夫人喪行後侍郎夫婦晝夜憂歎公子坐卧焦燥及聞小姐許婚於趙家而陳公免死竄雲

南侍郎墮淚無言而家中莫不錯愕恨陳小姐之無信也獨西小姐失聲流涕曰陳妹必死矣既而嘖嘖曰孝哉陳妹也南小姐又沈吟良久歎曰陳妹英畧絶人福祿滿面決非夭枉者以必有奇事也因告于侍郎急送家僮探消息於皇都月餘還報曰陳府一空閉於隣人隣人笑曰彼家小姐升天乎入地乎何訪之者多而終無消息也夫人以下聞之相顧驚訝淚數十日忽有一蒼頭自云自淮南陳處士家來而

上陳小姐手書于侍郎内外及兩小姐尹
小姐妝手拆開其書曰
小妹陳彩瓊薄言頓首奉書于尹南兩
姐〻粧抬之下小妹得罪神明禍亂閨
極不忍言令内刑之慘妄言平城畫圖
之計豈料一時齟齬之籌終能瞞彼兩
學飛小鳥翻然得漏於罻羅之外耶迺
驪濟南行色蒼茫忽憶凝香閣摽梅之
辰翡翠亭咏栢之夜不覺薄手行兩腸
九曲也噫嘻痛矣亂之所萌職之所由

也向使禍不至此則小妹何心獨生於
人吉守以是盟天矢心畢命於父母膝
下以少得平生之至痛焉將與姐姐萬
古長辭嗟乎叔父母捱育視子之恩吾
小姐聯衾友于之情此生以世終不能
報答矣悠悠蒼天此何人斯方赴雲南
心緒悽遑不能一一萬望芳年玉体保
重
別紙又曰小姐於平原客店遇翰林編
修白碩之妹小婢雲蟾親見其容良而

傳之誠亦今世之稀罕閨秀也顧姐〻
留心焉
兩小姐難淚被面於悒啞塞不能展讀相
視泚吟潸而歎曰噫斯人也秉德如此豈
不能終享天福乎於是尹府上下始悲悚
小姐而歎南小姐之先見也此後公子雖
强爲和顔於父母之前而觸物興思難抽
長湿而小姐憂之一日兩小姐侍夫人在
内臺公子自外帶笑而入曰世間頗有許
多可笑事矣有翰林白穜者寄一封情書

於吾而自以為白蓮橋今手之後何日何
夜敢忘吾長遠耶其人又襲書請婚於大
人而感称吾為大賢君子此尤可笑也吾
行年十三本不知白蓮橋在於何處而尤
不知白復為何狀人也夫人訝曰然則其
書必誤傳也兩小姐已知陳小姐之事相
視而笑侍郎入来夫人迎而問曰汝之云
白翰林請婚所謂白翰林者誰也侍郎曰
故太學士白邦獻之子也夫人曰其書今
明窩相公書耶侍郎曰今明窩晩生也吾

與其父友善矣書中首稱其舊誼虔封云
濟南前任吏部侍郎尹大人座前豈不令
明乎夫人曰然則其所與汝玉書何其太
浪也侍郎曰此誠可怪也因沉思食頃使
公子披出輿地圖展之案上搖掌笑曰白
蓮橋在平原驛北二里許此自皇都走淮
南之路也必然陳女與白復相遇於此復
悅其容采並馬相語而倉卒通名之際借
傳汝玉之姓名也不然必有多般曲折此
不可以臆料也嗟呼陳女在萬里之外安

得一見而問之也於是尹小姐告於侍郎曰向者陳妹書中有數行别紙而其所云如此如此伊時小女等私謂於心曰此必徐元直薦臥龍之意也侍郎悦然歎曰汝等可謂陳女之知音也乃使侍婢取陳小姐手書及别紙而來侍郎讀畢流涕曰異哉陳女欲與吾家永辭耶天理必不然矣必不然矣夫人問於侍郎曰陳女果欲如書中意而終不回心則相以欲將何以處汝玉郎侍郎嘆曰雖黄河如針泰山成若

汝玉豈忍負陳女而娶他室乎公子聞此言中心幸喜而敬服侍郎之德義也侍郎出外堂答書送白翰林家人而公子無書焉自此侍郎憐陳小姐之情事長欲不樂

一日因皇城故舊聞花尚書已卒侍郎設位痛哭於寢門之外而小姐奪去華服及佩飾越三年六月成生與花公子至侍郎大喜迎餞於巷北之別業小堂而侍郎執花公子手涕泗漣漣曰先公雖身處江湖之間而心在廟堂之上是所謂先天下之

憂而後天下之樂若皇天不慭遺一老天下蒼生將復誰仰耶公子垂涙愴咽侍郎又曰賢壻不忘宿昔之言辛勤踐約於千里之外老夫不勝感歎也回向成生寒暄數語復與公子歎〻終日而去尹公子来見兩公子一如瑞去之丹鳳一如臨風之玉樹危言峻心相視莫逆顏如芝蘭密如膠漆言其息行則冉牛仲弓莫相優劣而論其文章則華虛青蓮各有長短也自以尹公子答花公子則坐而忘席花公子無

尹公子則食而忘節行必接手卧必聯床成生亦酷愛尹公子曰長遠有子房之美姿而兼謝東山之風流矣侍郎擇吉日以七月上旬行禮于府中公子以玉帶烏紗着鳳彂赤錦袍跨繡鞍雪花馬笙簫鼓樂嘈囋轇轕是日山東人擁路歡呼謂天仙下降行到府前尹公子引之成生隨後翠幕際天紅障界地濟南布政使親擬籠燭歷城章甫諸縣太守及鄉黨名士大夫峩冠博帶林立星羅而百隊紅粧進進前導

上正堂之絳雲樓兩小姐七寶鳳冠六珈瑳瑳被彤霞繡縠之裙施紫霓金縷之裳珠簾月搖玉佩鸞鳴起拜雍容作仰作低晃耀若金鷄湧海婀娜若玉蓮搖風公子微擡秋波喜色隱隱侍郎夫婦歡愛之情河海已淺矣是夜公子入尹小姐之寢室凝香閣明日入南小姐之寢室籠翠亭一君子兩淑女其琴瑟鍾鼓之樂關雎之後所未有也咸生戲謂公子曰荊玉洞房花燭豪興正高此時能念竹友堂冷衾郎公

子笑曰冷衾煖衾各自有時隨分隨安而
已韋食布被曲肱而桃吾亦安之矣金房
玉饌侍婢數百人吾亦安之矣顧何欣慊
於其間哉尹公子歎曰花先可謂樂天知
命者也因謂公子曰弟之學力未確心頭
有一端繫着之處糾結不能解欲罷不能
忘何以則可醫此病也公子曰夫以長遠
之才益讀鄒聖浩然之章而使此氣不餒
則此等滓穢自然消磨矣尹公子渙然大
覺遂忘情於陳小姐顔色數榮春和蕩然

兩小姐怪之過十餘日公子將眷室還歸
侍郎夫婦送女之情兩小姐離親之恨天
地欲老而香車告辭寶馬乍鳴僕夫催程
侍婢報曉兩小姐以手行玉淚起別兩崖
夫人揮涕向花公子曰老妾未有教訓而
女兒等亦無閒習但望君子垂德矜恕也
侍郎亦再三付托公子見其岳父母至意
因念兩小姐前頭身去雖拱手唯唯而中
自太息也尹公子送至灞口程而兩公子
握手依依不忍相別兩小姐情懷尤復可

言哉此時花府成夫人屈指待公子之還
期一日蒼頭入報曰小公子行次先報至
矣夫人大喜即命老婢陽雲率家僮四十
人侍女十雙迎新婦行車于西里之外林
小姐親率侍婢洒掃新房設金屛彩簾流
林花簟之屬花小姐亦自柳府來憶古桂
今悲喜難進而彼沈氏母子衰如充耳也
公子與兩新婦到府中先行見廟禮啟生
跪告祝辭公子傍伏哀咽移時而不能起
成夫人以下諸小姐吞聲掩袂珠淚淋浪

而獨所謂大公子者冶容餙態無半點悲色而脉脉注目於兩小姐面上兩小姐駭而異之禮見畢拜姑於中堂沈氏強拂渓廣衫與成夫人接席而坐見兩新婦千嬌萬媚平生所未睹者也尉心臬腸崛屼自動目波橫張辭色屢变矣成夫人引執兩小姐手而歎曰惜乎君等之淑姿雅儀在茅與鄭夫人不見也因愀色淚下花小姐嗚嗚掩抑而公子之進袖已龍鍾矣是夕花小姐引尹小姐歸秘春堂是尹小姐之

新房也姚小姐引南小姐歸鳳故亭是南
小姐之新房也噫花小姐與公子同齊於
鄭夫人懐中終天之恨結於心曲又同困
於沈氏手中其相矜相愛之情自趾有別
於他人之娚妹矣設令尹兩南小姐皃不
踰人才調平々花小姐之親之憐之愛之
重之也固矣而況班妃莊姜為客於一堂
而書大家為主也乎花小姐自逢尹南之
後狼々言笑於秘春鳳故之間而林姚兩
小姐亦往来講禮玉趾聯翩從此花府有

别地春風矣明年三月天子將設科取士
成夫人謂公子及成生曰汝輩文學足以
不墜家聲豈可空老於窮巷乎吾聞柳郎
今將赴舉云汝輩亦隨往觀光兩人受命
而退治裝登途成生笑指公子而謂柳生
曰天驥向風長嘶已有踔絶西極之意雖
萬馬騰驤安能追蒲雲之足耶柳生笑曰
成兄何怯也穆天子時八駿并世而出開
元間有玉花驄照夜白今皇帝廄馬千隊
亦有玉麒麟飛白玉燕則已名馬環碧殿弄

影之舞嘉樂觀轇毬之戲莫能相讓於蹉
步之間且銅臺穿花不獨專美烈一人而
已兄試觀吾之飛鞭擊旗於荊玉之前也
成生笑曰子得何言之不讓也自古龍门
無兩壯元也於是兩生相與大笑而行及
入庭對策天子臨軒親考三人一時呈券
退侍於左順门丹廊下俄而自文華殿霱
雲總籠之間翰林高聲大唱曰壯元浙江
人花孫年十六公子聞之恭然不動成生
笑謂柳生曰子得果能奪旗耶柳生大笑

是日選三百三十人兩生亦諧高中設燎
放榜於殿庭各須錦袍彩花加賜壯元以
蓋馬御樂上引見花壯元於殿上太祖謂
羣臣曰朕失汝陽侯以來常切痛惜于心
矣今其子如此麟子鳳雛故自不凡也因
命宣臚於殿上三日後拜壯元爲翰林學
士而成柳諧除兵部員外郎兩員外往見
吏部尚書吳鵬曰學生等家在浙江不可
旅寓於京師而且學術空疎願得東南間
邑爲數年讀書之地吳鵬點頭後數日除

成貟外爲福建南靖縣丞柳貟外爲貴陽通判是時一榜皆徃拜丞相嚴嵩而獨壯元不徃焉嵩御之翰林請歸覲老母上許之令將母上來翰林與成柳兩太守故給與成夫人撫子侄之背而出涕曰汝等皆以羸旅一遺孤乃能立身成名使長逝者有知豈不破顏於地下乎兩人涕泣沾席於是成夫人招尹南兩夫人援以鳳冠花履及命婦職牒遂設大宴於府中邀柳太守父子是日給與知府亦率風樂伎物而

至三新恩以藍花桂枝拜尚書祠壹翰林悲號之聲聞於外噫哀亦樂樂亦慕孝子之悲何曰可已乎時沈氏母子心腹俱痛掩户不出而林小姐腰圍少裙親辦華饌悲顏喜色誠意藹然尹南兩夫人相與嘖嘖焉此後十餘日兩太守將治行赴任成夫人謂其子曰瑃之母子不義成性矜兒夫妻非我莫可保也汝與姚氏獨往焉老母不可以兒子之故負亡弟之託也成太守愕然泣乞曰小子胼手敲舌辛苦成業

者只為老親也今得專城之禄而不能效
一日之養則小子之情理當復如何且荊
玉既致身雲路當與兩嫂不日起程而沈
妹毋决不隨往矣一隅京鄉之後雖欲賔
之其道未由而設或有些少難平之事林
嫂仁明多智亦能彌縫而保護之顧毋親
勿為過慮回爺小子之微誠焉夫人猶不
聽翰林微知之從容懇勸於成夫人成夫
人流涕許之噫孝子之禍從此罔極矣造
物亦何心哉兩太守之行也姚小姐花小

姐執尹南兩夫人之手雖揮玉淚痕音咽
咽成夫人向沈氏母子惻怛之教淳複之
托木石亦動鬼神亦泣矣此後沈氏素性
舒嘯若刺去背與其子謀曰昔鄭氏賢美
而得人心又生奇子如珍者故其權日重
而書至有廢立之意兩家人視我母子已
如也今珍之兩妻姿德過於鄭氏珍又㴱
貴如此宗族之推仰婢僕之輻輳視昔尤
倍彼若一往京師必得天子之寵下挾濟
友之勢則如龍騰雲虎乘風而莫之制也

盖且羈留而困之快報春亭之怨也孫曰慈教是也一日孫謂翰林曰昔君子在朝時交象晏如汝猶勤勸其致仕也今則國政日亂危亡立可見矣汝反揚揚欲進何其言易而行難也翰林遜辭謝曰兄長之至教如此小弟敢不銘佩也即以縣道封章辭職請留養老母語意懇曲天子憐之給以一年暇翰林獨居竹友堂以書史自娛沈氏使桂香等相扇危辱備至苦菜惡食人不可堪而翰林處之怡如也沈氏又

以針線紡績刺繡諸般等事特設兩夫人
夫人以天生神才應命如流雖以沈氏之
暴無以擿其瑕也於是璘告于沈氏大迎
趙氏外則花漢為之賓內則沈氏主張其
禮在正堂小室之間回圖無次而其所視
姑也備盡痴騃花璘之箱中金寶珠其耳
而玉其頂綾羅之光蘭麝之氣奪人目而
射人鼻此見其容貌則不過妖笑巧睇盡
媚蕩子之一淫婦也是夜與璘同宿而其
褻昵之語嬌態之狀侍婢等無不駭愕而

東墻之事彰露沈氏大肆譁之趙氏以井底之蛙自以為傾城傾國之萬古絶艶而眇視西子睡笑玉真矣一見尹南之後胆落氣沮萬興索然引鏡自照而怒其鏡之太亡也引水自照而痛其水之至平也費心焦腸肝膽千断其為人之猜残如此而狐媚成性簧舌鑠金夫以一沈氏足以亡人门況又加之妖妾耶此後趙女欲先去林小姐日夜譏於璹々曰林氏罪則當黜荆玉必以死爭之此人性剛吾恐其有怪

輩也趙女柳掌笑曰相公兄也翰林弟也兄黜其妻弟安敢有怪輩乎彼不過臁頭槌脛而已彼令為林女自刎亦不害於相公也相公畏一狐雛腐鼠不能斷掌中事妻竊為相公羞之豬猶趦趄一日與范漢單隈喋相語於百花軒至竹友臺柚唐書一匣而若披阮狀掩卷而問曰昔唐中宗不知韋皇后之惡而不能去漢武帝知陳皇后之妬而能去之兩主之優劣何如也翰林不解其言答曰男者陽德也女者陰

德也陽德鎮陰使陰不能勝陽然後家道
方立也中宗蓋愚闇弱乃以房陵私謍承
順帝后之心至馴致其惡終至自斃而不
悟其人本不足道也至若漢武則傑驁好色
之心不能容忍於偏性婦人一時之妒以
結髮夫婦棄之如遺此固過也豬崔躍而
入告於沈氏曰林氏之悖惡妒忌小子之
痛恚久矣至今隱黙而不能黙者以成姑
母憂憫太偏而荊玉黨於林氏故也今成
姑母已經福建荊玉又有如此之言執此

為左契則納玉雖十口不敢復言也今當伏黜林氏而以趙氏為正室也沈氏驚曰林婦之罪不納家夫風情而已何當有妬忌乎且吾鍾情已固未可動也隣屢請而不聽得於是趙女使婢蘭秀通范漢仍以謀主又締結桂香等多埋巫蠱於沈氏之堂使桂香等發告曰林小姐為之沈氏大怒責林小姐而將黜之府中婢僕共報啼泣尹南兩夫人仰天嗟嘆翰林竟從號痛哭於庭沈氏大怒曰汝今坐哭我而

詛之乎景玉本無承順馴致之事而林女之惡浮於韋皇后又公然拒絕其丈夫不容於枕席景玉既非宮刑之人則勢不得不更聘他人而一自趙氏入來後林氏之妬恚日甚乎古妖惡之變至及於吾之寢室此實皇后之不忍為也景玉行年二十尚無一子其將以林家一女之故絕祀門而吾之祀耶觀汝之意欲免之無嗣而使宗統自歸於己也翰林稽哀泣諫以頭稽地血流被面沈氏叱曰吾黜吾婦於汝

何閑使蒼頭驅趂翰林而復痛哭於西花軒庭中范漢坐於堂上慌忙下來跪問於翰林曰相公此何是像也翰林逾憤弸中乃使健奴捽曳范漢匝地數十回而大叱曰汝是兇狡賊子乃敢濁亂卿相之门至於此極郎漢氣急口呀不能語又令捽曳數十回而懸之府門外是日林小姐步出中门外將上轎子回向尚書祠堂垂淚拜辭慨然乘轎乳娘侍婢等哭而從之花府之人惟沈氏母子及趙女外無不揮泣時

林小姐兄御史潤尚職家居于河間小姐向河間而歸於是孫大張筵儀會宗族將立趙女為正室翰林又痛哭諫曰蔡桓公之盟曰毋以妾為妻今兄長公然使妾下堂而以閒巷賤女猥承祖先之祠辱莫大焉孫大怒罵之曰汝有兩妻吾獨無一妻乎卒立趙女為妻趙女自得揚揚行止飄忽裙帶生風美落愚夫嬌怒迷叢孫奔走承命尻不接地婢僕蓄之咄咄思林小姐以是府中解体綱紀大紊一日趙女持

此至祕春臺南夫人亦在座矣趙女向尹
夫人曰妾聞有此家古傳兩寶必與之冢
婦焉先尊舅以林氏之不肖不與之藏之
於百花軒籠笥中忽然今傳於夫人之婦
妹云夫人等自以介婦之身猥受家嫡世
傳之寶名實并失事体非矣夫林女亂倫
家道因極之時名實事体固不暇論而即
今家內清明羣品得序嫡庶之分截若天
壤宗婦相傳之物宜不閑於夫人等身上
也尹夫人聽罷怡然笑曰元來如此而妾

等不知也然其寶名云何趙女曰紅玉釧
者先祖東五侯征金陵時慎監馬皇后賜
夫人者也青玉佩者高祖東園公平定南
方時交趾王禮幣中第一奇寶也以是吾
世護惜丕傳於吾婦之有德有行而能與
其玉相稱者吾尊姑兒德俱美而皇祖太
學公〻然不傳焉以是失所無主而謹傳
於夫人等寧不可嗟乎尹夫人即開金箱
出而給之曰明教當然矣趙女玩之再三
喜氣凝然而南夫人正色端坐默無一言

尹夫人擧目南夫人而南夫人終無出給之意趙女怏〻憤慨而歸南夫人謂尹夫人曰兩玉吾等之信物也不聞君子之言豈可輕與他人乎尹夫人垂淚曰君子猶不能自保況念吾等乎吾等猶不可念況於此玉乎詩云赫〻宗周褒姒滅之今日之謂也汝擧曰趙女於正堂詆〻謗〻說林小姐之過惡尹夫人聽而不聞南夫人不勝憤惋正色曰娘子太恃丈夫之寵矣古人云蘭焚蕙歎兔死狐悲娘子獨不聞

白頭宮人嘲班婕妤之言乎趙女憐其色
沮沈氏大怒謂南夫人曰趙婦君位自別
汝輩安敢以娘子呼之耶南夫人辭席謝
罪曰已甚之口不能擇發致勤嚴教惶恐
無已噫南夫人耿介方峻恰有乃爺之風
節故言語々々不能如尹夫人之雍容周
旋而受禍尤慘也一日沈氏使兩夫人刺
繡於前翰林竊娘桂花忽然自外涖而入
曰蒼天々々此何故也沈氏怪然問之桂
花樣惰曰朝廷剛奪吾翰林職牒降吾南

夫人為小室而即令府吏來到府收南夫人職牒矣趙女喜躍謂南夫人曰娘子之嬌囊索絶矣此後能復慨沭兮之青玉佩守南夫人刺浦自若而尹夫人憤淚不能禁俄而隨入告曰臺庭露奏罰玉以不孝無行免為庶人而又奏南娘以罪人之女不宜為宰相子婦降為小室云矣沈氏歎曰珍生貴太甚宜其敗也此是范漢梓然上京久而無消息隨漢然不知而責之曰范生之絶跡怒珍之無禮也時都御史鄭

樾卿倚勢於嚴嵩貪濆陰鷙善類反目焉
漢納刺請謁於樾卿々々不即見漢乃以
趙女之白金八十兩大珠十枚納于樾卿
妻耿氏樾卿始見漢而問之曰生遠来相
尋寧有意乎漢於是謝張翰林不孝之罪
口角流沫淪々不已而又曰罪人南椊之
女娶而為妻居常遲國也嚴丞相於實似
道樾卿歎曰花珍罪誠可誅而罹事於君
甚不相関何發憤之至此也漢無言可答
樾卿又歎曰雖然君嘗有以處之君退待

可也漢拜辭而退過數日無皂白漢著處復以趙女金珠及他寶行賂加初於是樾卿告於嚴嵩嵩亦素啣翰林者又聞其娶南御史之女大怒使人取來禮部序齒錄而見之勃然起坐口呼奏草投樾卿明日朝參時奏之上愕然曰花珍豈有是行耶嵩從傍奏曰此則臣亦總聞之非虛語也且禮部序齒錄在安可誣也仍極力搆誣上不得已從之遂免爲庶人而降南夫人之號噫偏聽生

奸獨任成亂大明朝廷吁亦殆哉

[illegible]